

玉佛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劉繼漢

在上海安遠路上座落着一座朱紅門樑，杏黃圍牆，飛檐斗拱的仿宋宮殿式的梵宮玉宇——玉佛禪寺。他雖處鬧市，卻因其香煙繚繞，梵唄聲聲而愈顯其深邃古幽，無上清涼。他雖非古寺，卻因其供奉着稀世玉佛，珍貴文物而遂成一代名刹，名聞遐邇。玉佛寺始創於一九〇〇年，由普陀山慧根法師從緬甸請來玉佛五尊，兩尊留於上海，三尊送往普陀。當時滬上盛宣懷之父、叔父篤信佛法，遂創導在吳淞、江灣車站之側募建寺院，供奉玉佛，此乃玉佛寺之初也。後慧根法師示寂，由其法嗣本照法師接任主持。未幾，辛亥事起，寺廟被佔，佛像亦被棄之公園，本照法師奔走呼號搶救玉佛未果，鬱鬱而終。時有浙江天目山昭明院宏法法師來滬，他與常州天寧寺冶開法師及南京濟南禪林名宿相互商討籌劃，遂將玉佛移至麥根路（今淮安路）賃屋爲寺。一九一七年宏法法師西歸，由可成法師接任住持。他深感「當此佛教沉淪之際，亟宜倡導宗風」，賃屋爲寺終非究竟；於是與冶開等大德商量，另建新寺。最後於一九一八年在檳榔路（今安遠路）募地十餘畝，「募財僱工，繪圖鳩役」，歷時十年之久，終於在一九二八年，建成「丹雘觚稜，崇閣莊麗」、「甲於海上」的「玉佛禪寺」。

我最初朝禮玉佛寺當在一九四六年前後。當時先父慧林公隱退政界，蟄居滬上，每日誦經禮佛，讀書作文；時有法師及父執來訪，並常邀先父赴會雅聚。我乃長子，平時多病災，但我極乖巧，極得先父及父執們憐愛；故我有幸經常隨父拜師訪友，赴宴聚會。記得有一段時間父親總未回來，我因思念父親，經常哭鬧着，母親和親戚都來哄我亦不湊效；因我自胎裏就帶來痰厥病，只要我高興或悲傷過度就會厥過去。所以他們很害怕。不知是誰去告訴了父親，亦不知是父親該回來了；記得那一天吃過晚飯時候，天已經黑了，突然聽見那熟悉的敲門聲，我立刻興奮起來，門開處，果然是父親回來了。就是現在回憶起來，亦會感到當時的激動心情。我緊緊摟着父親，跟父親撒着嬌。父親抱起我對母親說：「我帶漢兒到玉佛寺去住一段時間」。並叫母親準備了我的替換衣服，就這樣我跟着父親到玉佛寺去了。那時的上海不像現在這樣人口爆滿，儘管夜市很繁華，但並不嘈雜，公共汽車上亦不擁擠，當我們來到玉佛寺時，山門早已關閉，我們從邊門叫開了門而進入寺內。記得父親住在玉佛樓右邊的廂房裏，進得屋內，只見滿屋都是書，我極爲新奇，屋內屋外看個不夠；就在這時，一位法師邊走邊說笑着朝我們走來，風趣地笑着說：「哦，大公子來了。」法師對我極爲和藹，邊說邊領着我到佛殿內，打開電燈，叫我看玉佛，玉佛通體雪白，身上鑲嵌的寶石在燈光的

照耀下熠熠閃光，好看極了；因為我個子矮下，抬頭仰看玉佛，總覺得玉佛的兩顆眸子好像一直在盯着我看，使我覺得非常害怕，我緊緊依偎着父親不敢離開。父親叫我給玉佛磕頭，但我不會，父親就教我，我學着父親的樣子，亦步亦趨地禮了佛。在我的記憶中，這大概是我生平第一次禮佛。接着父親又叫我給這位法師磕了頭，法師見我聽話，大概又因為我磕頭磕得很規範，所以他極高興，他馬上到屋內拿來一個銀龕裝的佛像掛件和一串不知甚麼質料做的紫紅色透明的念珠以及一小紅包錢給我，並摸着我的頭連說：「增福增慧」。我想這大概就是見面禮吧。在我的記憶中，這大概亦是我第一次給出家人頂禮。我想這亦是我最初步入佛門了。後來我才知道這位法師就是葦一法師，是玉佛寺方丈。學問極好，早年曾留學日本，琴棋書畫樣樣俱精。他與父親同庚，與父親法緣極深厚，相互敬重，親密無間，是他特聘父親來玉佛寺佛學院任教的。

在我的記憶中，在玉佛寺度過的日日夜夜是我一生中最大幸福，亦是最使人留戀的時光。那時，在我幼小的心靈中，一切都是那樣美好，無憂無慮，天真無邪；每天隨着晨鐘暮鼓，隨着父親跟法師們一起做早晚課；跟法師們一起聽父親講課；儘管我聽不懂，但我極規矩，不亂說亂動，像煞有介事地認真聽講；這一點很得法師們的稱讚，亦使父親更疼愛我。法師們都極敬重父親；記得父親一進教室，法師們都起立合掌，父親亦合掌還禮，氣氛極為融洽祥和。父親總是那樣和藹可親，不論哪位法師提出問題，父親總是不嫌其煩地反覆講授，下課後，亦不論哪位法師來找父親，父親總是又讓座，又倒茶，亦總是那樣認真和藹地為他們解決問題。所以時隔四十多年後，我和家母在上海龍華寺遇見了父親當年的學生，現為上海市佛協會副秘書長的王永平居士時，他極為激動地對母親和我說：「我到處打聽劉老和您的消息，但一直打聽不到，今日總算見到了師母和你。」接着他滿

懷深情地說道：「劉老是我的恩師，他對我的教育和關懷之情，使我終身難忘。劉老不論道德學問都令人敬重。尤其他除教書之外，對我們學生日常生活中的瑣碎小事都無微不至地關懷照顧，就如我們的父親。每念及劉老，一種感懷之情就在我心中浮起。」……後來我在北京廣濟寺又遇見了父親當年的另一個學生，現為無錫市佛協會領導人的陳文銀居士時，他亦對我說了一番相類似的話語，足証先父為人忠厚，古道熱腸，決非我因私意而編造的溢美之詞啊！

記得兒時父親教我英國諺語，其中有句：「好的開始帶來好的結果」(A good beginning makes a good ending)。當時年幼，不究其理，只會死記硬背；現在想來，此中確有道理。最起碼說，最初的教育和環境會影響人的一生；有時一件事會比一生中所有經歷過的所有事情都要影響深刻，終身難忘。我今天所以能成爲一個佛教徒，並在任何時候道念不退，信念彌堅，這就基於我最初在玉佛寺所受到的教育和所處環境對我的影響。尤其是在玉佛寺中所發生的一件事，使我耿耿於懷，永世難忘。那時的中國，到處兵燹戰火，動盪不安，人人都在惶惶不安中生活。記得當時上海雖歌舞昇平，一片繁華，但亦謠言時起，人心浮動；今日聽說某某部隊打過來了，明天又聽說某某軍隊打過去了，大家心中極爲緊張害怕。但我年幼，倒無多煩惱，每天在玉佛寺中無憂無慮地生活着。每天除早晨跟着父親起得早些，與法師們做早課外，吃過早飯後就在寺內到處玩耍。清幽的庭院，莊嚴的殿堂，以及精美端莊的佛像，給我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永久的馨香。有時在屋內看畫書，學畫畫，倒亦別有一番樂趣。寺內畫書很多，都是有關勸人爲善，佛菩薩、地獄的故事。開始因爲新鮮，每天看個不夠，後來看得多了，都大同小異，亦就不稀奇了。亦不知甚麼因緣，從那時起，我就對繪畫發生了興趣，每天下午睡覺起來，就對着畫書臨摹起來，而且臨得真有那麼一點意

思；所以當葦一法師看到我臨摹的圖畫時，他極爲驚奇，他當着我的面對父親說：「此子宿根聰慧，聰慧者必多災難，要好好培育。」未料此語一箭中的的，我一生命運多舛，坎坷多難。亦因此，葦一法師對我更爲眷愛，經常叫我到他屋裏去，教我寫字畫。記得他老人家屋內有很多前人繪畫以及畫冊，筆墨紙硯，所一以一到他屋裏，就不願離開，直到父親來叫我時，我才會依依不捨地回去。後來他老人家還專門送了我一套精美的文房四寶及很多畫冊，可惜後來匆匆離去時，甚麼亦未帶走，亦因爲時局的變化，父親又受圓瑛師公之召，去了圓明講堂，後來一直再未見到過葦一法師他老人家。總之那時的生活是那樣的恬淡、安謐，令人無限向往。但亦就在那平靜安和的日子裏，有一天晚上，突然，葦一法師來叫父親，說是玉佛身上出汗了，給玉佛擦乾後又冒出汗珠，說很可能要出事，並說，這可能是佛菩薩感應，叫大家都到玉佛殿聚集。當時我剛睡下，聽說後，心中很害怕，馬上又起來，隨父親到玉佛殿去。果見玉佛身上披上了斗篷，衆多法師早已聚集在殿內。這使得玉佛更顯得神秘聖潔。先由葦一法師講了話，接着開始做起佛事，最後由葦一法師拿着楊柳淨水瓶，領着大衆灑淨，大家依序魚貫着繞堂念誦着世尊聖號。我亦隨在父親之後，跟着法師們一起繞堂念誦聖號。好像繞了好長時間，我直打瞌睡。但當做完佛事吃宵夜時，我精神又好起來。現在想來，真是可笑，大概孩童都有此貪吃的習性吧！後來連着數天都要繞堂誦念世尊聖號。果然沒多久，有許多當兵的到寺內，要求駐軍，大家心中極爲害怕不安，後來，父親與葦一法師以及其他法師一起出面交涉。聽說那個當官的對佛教亦有信仰，在法師們的勸化下，大兵們最終未能進入寺內。使玉佛寺免遭一場劫難。大家對玉佛的感應都驚嘆不已，更堅定了大家的道心。此雖乃四十多年前事，但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使我終身不忘。

年前公出滬上重訪玉佛寺，當我乘車來到安遠路，遠遠望見

那杏黃色的粉牆時，登生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寺廟還是過去那座寺廟，但因他已修葺一新，更覺耀眼；四周的環境雖與過去大同小異，但已非昔日的寧靜與簡樸。一種懷舊之情油然而生。當我來到山門時，只見有男女人等把門，說是要買類似門票的「香花券」才能入門，心中不免一陣愴然；此倒並非自憫悲傷之故，而覺得如玉佛寺這一座名聞遐邇的滬上名利亦如其它有名無實的假道場（如開封相國寺）一樣做起遊樂場生意了。進得寺內，庭院依舊，昔日情景宛然在目。來到後庭，只見很多男女傭工正在忙碌地做着「月餅」。玉佛寺淨素月餅向以色香味三絕而聞名全國，這本是人人稱道的事，但卻未想到它的作坊竟在寺廟內，使我心中又生一悲，想不到一座清淨道場亦做起糕點生意來了。爲了急於見到幼時的安樂窩，我急匆匆趨步登樓，未料又被兩位男士攔住，說是登「玉佛樓」還得購票，此亦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不可同日而語啊。當我來到樓上抬眼凝望玉佛時，一種難以名狀的悲哀立即湧上心頭，眼淚漱漱地流了下來，我又彷彿回到了童年，葦一法師，先父慧林公以及往昔的諸法師和父執們的身影又歷歷在目。我匍匐在地，悲思如湧，久久不願離去。古人尚言「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更何況人乎。再看看往昔的舊居，早已易主，人去樓空。睹物思人，更引起我陣陣悲哀。記得兒時讀香山居士「長恨歌」，其中有句：「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現在回味，真深有感觸啊。

六祖慧能有言：「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此千古妙語故事，可謂婦孺皆知，家喻戶曉，但真能悟證得又有幾人。我亦深明此理，更每日持誦「金剛經」。深知「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此偈言之真諦。但我畢竟是凡夫肉胎，未能了卻人間凡情，所以每當我憶及玉佛寺，想起葦一法師，想起先父劉慧林公以及往昔的歲月，我總會悲從中來，淚下潸然。

（完）